

【流光碎影】

## 明湖古钟声悠悠

□魏敬群

春节，我们泉城的不少市民都会到大明湖畔的明昌钟亭，撞钟祈福迎新年。巍巍钟楼，成为古城胜景；悠悠钟声，相伴百姓生活。正如济南文士徐北文先生在《明昌钟亭记》中所说：“晨钟暮鼓，声闻四乡，尤为湖山增色，万家萦情，诚府城之宝器也。”

过年期间，我们泉城的不少市民都会到大明湖畔的明昌钟亭，撞钟祈福迎新年。那口大钟，声音浑厚低沉，仿佛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

那么这口大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？我曾看到过一张上世纪初的老照片。这是一位外国摄影师在1908年拍摄的钟楼影像。从图上看，钟楼为两层，十字脊屋顶，明昌古钟悬在半空。钟楼前的横街是东西钟楼寺街，竖街为南北钟楼寺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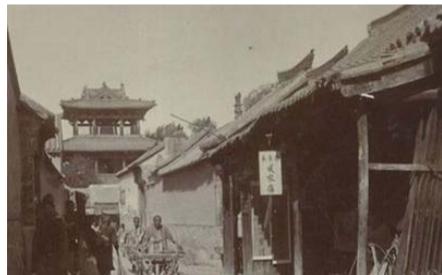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的城市中，过去都有钟楼和鼓楼，或前后纵置，或东西对峙。晨钟暮鼓，司时计刻。济南的钟鼓楼与其他地方有些不同，鼓楼在布政司（今省政府）门前广场之东，钟楼在学院南部墙根处（今大明湖南岸明湖居南邻），一西一东，却并不在一条线上。鼓楼为二层飞檐结构，高5米多，长宽皆为10米左右，由方石砌成，鼓架上的巨鼓直径约有1.5米之多。它原称谯楼，后叫严更楼，明代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毁坏，清代重修，改名鼓楼。而明代所建的钟楼筑台三级，上立栋宇四层，飞甍曲栏，低昂有次。钟楼上悬有一口大铁钟，号称“齐鲁第一钟”。

这口古钟已有800年历史，高2.4米，直径1.8米，重约8000公斤，上有覆莲花纹和八卦图饰。北宋末年，金兵侵犯京师开封，济南一刘姓僧人为报效国家，率数千民众赴京勤王。刘和尚的义举为郡民所敬重，本邑民众遂于金代明昌年间集资冶铁，铸万斤巨钟，以志景仰。当时，钟楼建在城内开元寺（今省政协驻地），大钟铸成后，便安放在这座名刹中。明初，山东按察司由青州迁济，占城东部的济南府署为衙，济南府署只得另寻治所，开元寺也随之迁到佛慧山半山。当时，附近百姓不堪钟声侵扰，坚请济南知府陈修移走大钟。起初，陈修以工大力艰为由，没有答应。谁知，邑中父老所请益坚。陈无奈，只好应允下来。他令人备

好木瓦石堰，召集章丘、邹平两县的二百余名民夫，用了一个月时间，在大明湖畔原康和尚院旧地建起一座新的钟楼，寺院改称镇安院，后来又改名钟楼寺。大钟便由济南府衙门迁到大明湖南岸。钟楼下面的台座为正方形，高4米多，边长20米，夯土而成，外以青砖包砌。楼阁四级，飞檐耸脊，南面阁顶处有“悠然见南山”横匾。

后来，钟楼寺改作湖南书院、至道书院，佛号被书声取代，正如清代诗人范垌诗云：“康和尚院建钟楼，清夜闻声警梵修。佛地改为文学地，大鸣小扣更风流。”再到后来，书院又易作提学道衙署。到了清代康熙年间，又升道为院，称提督学院。学院掌管全省秀才的选考、岁试及贡生选拔和教职考核。在此期间，大钟一直担负报时任务，“剖昏晓，齐庶政”，而“万家之众，勉勤作业，朝夕闻鸿音于星月之下。”钟楼因岁时久远，日渐颓圯，清代康熙年间，官府予以重修。巍巍钟楼，成为古城胜景；悠悠钟声，相伴百姓生活。正如济南文士徐北文先生在《明昌钟亭记》中所说：“晨钟暮鼓，声闻四乡，尤为湖山增色，万家萦情，诚府城之宝器也。”并且，“钟楼霁雪”被列为清代学院八景之一。乾隆年间任山东学政的阮元在《山左学署八咏》之《钟楼》中写道：“台迥烟波阔，檐虚夕照间。蒲牢静无语，霜气满秋山。”这里所说的蒲牢指大钟上的提梁兽钮，蒲牢为龙之子，形似龙，好鸣叫，可助钟声远扬。那时，学子来学院赶考，人员出入，都要绕行院东的学院街。时钟楼矗立西南，高台垂构，万瓦在望，城郭邑居尽收眼底。冬雪之际，天地皆白，钟楼岿然，大吕庄严。

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科举停止，学院遂废，这里改为山东客籍高等学堂。客籍系指本地以外的学员而言，山东各高等学校的客籍学生悉数教拨入该学堂就读。辛亥革命



▲大钟现存明湖北岸的明昌钟亭。  
▲济南府钟楼与南北钟楼寺街。（资料片）

后，又改作省财政厅。解放后，先后成为省粮食厅、机械厅、省级机关宿舍等。景物变迁，旧貌难寻，现已划入大明湖公园新景区，各个时期的建筑物荡然无存，其中，钟楼毁于日伪时期，剩下的就这一座破土台了。钟楼坍塌后，大钟便落在土台上，我少时上学、放学，从这里路过，隔着高墙便能看到这口大钟的身影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明昌古

钟再次迁徙，越过大明湖，驻足湖北岸的晏公台。徐北文先生为之撰《明昌钟亭记》，并书联曰：“金钟鸣处蛙声静；璧月升时客梦清。”大钟两度迁徙行走，从南而北，渐离市廛。现在，学院旧地号称“明昌晨钟”景区，遗憾的是，此地空余斑驳钟台，却不见古钟身影。寺院一钟，学院一景，八百年当有一叶存留。我们期待钟楼重建，古钟归来。

爱历下 写历下  
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 
协办：历下区作协 邮箱：qjwbqst@sina.com

## 曲水亭街：英雄城的“软肋”

□郭宁

城砖路石都镌刻着“打进济南府，活捉王耀武”的英雄豪气。

当我用双脚尽情阅读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一次误打误撞的寻访让我有了惊奇的发现。济南这样一座豪气的英雄城，却有这么一条曲径幽深、温婉淑惠的街道：家家门口植栽的垂柳随风起舞，好似翩翩霓裳，再匆忙的过客也会魂牵梦绕、流连忘返；户户门前流过的泉水汨汨轻唱，好似款款情歌，诉说着心上人的相思之苦。小桥、流水、垂柳、人家，是这条街的主旋律，它会让你产生时空的错乱感：这儿究竟是西子湖畔，还是秦淮河边？它哪儿也不是，它就是它，济南的曲水亭街。

上帝从亚当的身体里取

出了一根肋骨，创造了夏娃。由此我想，也许再铮铮铁骨的汉子，也总有那么一根软肋，充满着儿女情长。济南这座英雄的城市恐怕也不例外。曲水亭街就是济南的一根“软肋”，它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济南；就如同那一城伟岸山色所掩映的，却是生如夏花般灿烂的柔情。济南的面容，因为这条街更加丰满、鲜活。

这条小街的深邃，还在于它的超然。当人们厌倦了人山人海、车水马龙，漫步在这条街上，会觉得这里仿佛是世外桃源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私底下，我对这里世代居住的人家满是“羡慕嫉妒恨”，因为他们家家户户都是隐者，而隐者的最高境界，不就是“隐于市”吗？

我和济南的其他上班族一样，兢兢业业，忘我工作。偶尔的黎明或傍晚，我会登上千佛山探头向下张望，感慨城市的日新月异、沧海桑田。满目的灯红酒绿、高楼广厦之间，我总是找寻这样一条街道：随风摇曳的垂柳映衬着古朴的人家，点点昏黄的路灯点缀在青砖黑瓦之间。这里没有鱼贯的人群，没有拥挤的车流，连飞驰的时间仿佛都要在这里停下来歇歇脚；这里有的是城市高速发展背后对传统的坚守，这里有的是新老济南人那淡淡的乡愁。如今，我正在努力把这份乡愁装进自己的心底，然后，跟随济南这座豪情万丈、侠骨柔肠的城市一同向前飞奔，永不止步。

有人说，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，第一是走路，第二是骑车，第三是坐公共汽车。初到济南的时候，带着对这座城市的好奇与敬仰，我或骑或乘或走，在趵突泉边感受济南的冬天，在大明湖畔聆听夏雨荷的传说，在芙蓉街里搜集城市的掌故，在解放阁上仰望历史的天空。

我终于知道，济南有和西北老家一样的大串烤肉、大杯啤酒，有和家乡一样豪放爽朗的男、女汉子，就连济南的雾霾天气，也和家乡的沙尘暴别无二致。济南，和千里之外的家乡一样，雄浑、粗犷、豪迈、豁达，城里的每一口泉眼都喷涌着“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”的血性与正气，每一块


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济南已下了几场大雪，但今年雪下得少，严格意义的大雪封路、河湖冰冻并没有出现。但在一百多年前，黄河的上冻、冰凌比现在要多，有的冬天整个河面就和现在的松花江一样被冻得严严实实，上面足以行车走人。《老残游记》对黄河济南段的冰冻就有详细的记载。

在第十二回《寒风冻塞黄河水

【名人印记】

## 欲渡黄河 冰塞川

□韦钦国

暖气催成白雪辞》中有一段店小二与老残的对话。店小二道：“刮了几天的大北风，打大前儿（大前天），河就淌凌，凌块子有间把屋子大……到了昨日，上湾子凌插住了，河面上的凌把几只渡船都冻死了”。冰块有房屋这么大，渡船被冻住，天气显然不是一般的冷。老残在店里住下后特意步行到河堤察看情况，他看到的情景是：“只是面前的冰，插得重重叠叠的，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。”再往上走，冰凌更多，“只见那上流的冰，还一块一块的……后冰被这溜水逼紧了，就窜到前冰上头去；前冰被压了，就渐渐低下去了……许多碎冰被挤得站起来，像插屏似的。看了有点把钟工夫，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。”这段话表明，老残看到的和刚来店小二说的并无二致。

吃过晚饭，老残又到堤上闲步，不过出了一件糗事：想到国难当头，不觉滴下泪来，“一面走着，觉得脸上有祥物件附着似的，用手一摸，原来两边着了两条滴滑的冰……原来就是方才流的泪，天寒，立刻就冻住了”。不仅北风紧吹，就是气温也非常低了，短时间内竟把温热的泪水冻成冰滴，这温度还真让人受不了。

次日早起，老残再次走到堤上，看到的情景比昨晚更惨：“见那两只打冰船，在河边上，已经冻实在了——问了堤旁的人，知道昨日打了半夜，往前打去，后面冻上；往后打去，前面冻上。所以今儿歇手不打了，总等冰结实了，从冰上过罢”。这还罢了，上文中店小二说的话，前面破碎后面就紧跟着冻上了，并且随着时间越来越晚，上冻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就连两只破冰船也被冻上了。这段话是说官员因有紧急公务必须得渡过河，只能破冰行船，也就是用人工将冰打碎，给船开出一条路来，但因天气太冷，没想到的是前面的冰刚破冰就接着给冻上了。天气之冷，冰冻之快，有点出人意料。

船不能行，只好在冰上穿行，但履冰过河也会有危险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冰厚，哪个地方冰薄，厚薄不同承载力自然不同。所以，有经验的人踩冰过河时都要拉开距离，以免一人踩破冰块后面的人也跟着掉下去。另外，随身携带的物品也需在冰上用绳子拉着，以免加重自身的重量，如果没有十万火急的事，谁也不肯冒险过河。老残回到店里，应邀还在墙上写了一首诗，其中就有“地裂北风号，长冰蔽河下。中冰逐前冰，相凌复相亚”几句描写当时天气的句子。

上下游河水冰冻其危害远非不便通行这般简单，更重要的是冲斥河坝，极易发生漫凌决堤等现象。以前，由于黄河凌汛来势迅猛，凌峰流量增大防守困难，容易决口成灾。因此，在历史上凌汛决口曾被认为是人力不可抗拒的，故有“凌汛决口，河官无罪”、“伏汛好抢，凌汛难防”之说。但近年来，由于温室效应，济南的冬天越来越暖，黄河下游虽时有结冰，但大都薄，别说行车走人，就连大冰覆河的场景也不多见。转瞬百年，如果老残先生有灵的话，不知该有何感想？